



山陽遺稿文

五

漢書博

~ 16  
3266  
5



門 16  
號 3266  
卷 5



山陽遺稿卷之九

賴襄子成著

序

近世叢語序

余嘗謂士氣與世運相隨自慶長施於正德於天明其運可謂盛矣士生其間雖粹駁不同要自磊落奇偉言語文章各具一家風骨爾來人物皆能自修飾無非君子人為文詞綿密罕見疵瑕而終不免於輕薄猥瑣譬若方剛之夫雖有病癖不害為強壯病祛體和而衰候見焉憂世者不當畱心邪士之氣概議論如無關係於世而有大大不然



者、是可與知者道、角田九華之著近世叢語、有見於此哉、蓋倣體劉氏世說、而意自有在焉、特依其目而部分之云爾、然昔時士多可入此目者、今則不然已、昌黎曰、李杜文章在、光燄万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視反微茫、山谷題大蘇像曰、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可惜今蚤世、蠢蠢猶誚短人氣、今之士、較其爲人於前輩、光茫氣魄、孰大孰小、不惟文章也、乃動嗤誚之、以賣己名聲、聞嗤笑焉、而短其氣者、亦無有焉、非九華之夜夢晝視、隨而筆之書、其不終墮微茫者、幾希、嗚呼、余亦蠢蠢群兒中之一耳、然猶知舉頭望之、及讀

此編、前輩氣貌風旨、躍躍欲出、足以起懦敦薄、使我忘生其後、意他人讀者、亦皆然爾、九華所爲、益於世道如此、於其請序、烏得不慨然言哉、

其外意以人對春亦皆然

經典穀名考序

穀之有五種也、猶人之有五倫也、古謂之父者、今亦謂之父、彼謂之子者、此亦謂之子、就其名、設其教、無往不可行、穀之有名、何獨不然、而古所謂黍、非今所謂黍也、彼所謂稷、非此所謂稷也、夫以不可一日無者、其見於六籍焉、不可通於我之今日、則經典亦無用之物耳、而可置而不考乎、山田太古之不能已於穀名之攷、其以此歟、蓋彼堯禹湯武之所經理、皆係西北高燥之地、而晉梁以還、治本草學者所見、畫於東南一隅、詩書所敘、宜與齟齬、而唐宋箋疏、左支右吾、是穀名所以不明、而不容不考者矣、至我邦

古稱瑞穗之國，不唯稻粱之美於萬國也。七道地勢皆併水陸，五穀皆宜。先王爲政，每重民食，參取漢法，課種諸品。帝則千載澤淪海宇，雖中或經亂離，而未至如彼之分裂。甚且久也，則驗今之實，以視古之名，不當有甚不明者。不明者，不考之罪也。太古居信濃萬山中，家世力穡，時還讀書，非求名於世者，其懃懃於此，誠有不能已也。蓋其所往復論難，雖大都宿儒，莫之能定也。於是博搜沈思，以著一家言，辨異同，正謬誤，皆鑿鑿有據云。自考證之學興，世之四體不勤，明經自許者，雖對訓詁，較禮文，以萬里外，千百年前，痛痒不相關之事，而爭其銖兩毫釐，刊而行之，竟

銜博洽，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非不盛也。而紅腐不可食，未有如此考之切於今，而補乎古，彼此竝可用者也。太古今茲詣伊勢太廟，迂路入京，齎此示余，余常謂大丈夫不能爲天下不可無此之人，猶當著天下不可無此之書，今於此著乎見之，烏得不樂而序之也。

此處為書寫區域，目前文字模糊，似有淡墨或水痕，難以辨認。

新刻曾茶山詩集序

曾茶山先生居家孝弟為吏以廉能稱因兄開與秦檜爭廢退居上饒七年若將終身檜死復起終始不可和議立朝有本末進退不苟是其人使不能詩固已可傳其詩承山谷啓放翁人人所知然非黃非陸曾自成其為曾所以亦可傳但家數有小大耳故翁嘗答其贈詩有曰詩如古鼎篆可愛不可摹是黃亦能者也曰快讀醒人意垢癢逢爬梳是陸亦能者也至曰細讀味益長多藪出膏腴則茶山所獨矣黃有意反失焉陸不暇為焉蓋其為人捐介不譁世近名故其言簡老覈實可咀嚼劉安世在元祐黨籍

仕者不敢闖其門而獨日從之遊從胡安國傳程氏學其  
後時相倡程學人或矯託干進而顧自晦遠引則其詩亦  
不月依人籬藩苟求入時可知也其言於高宗謂士氣久  
不振一朝欲起之矯枉者必過直願優容之其諫通和則  
謂此事無小益有大害今當務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前傳  
檄奴罵金人何詞可復和耶皆不激不煩使人主領解所  
謂細讀味益長者其詩亦如此其謚曰清為人無愧焉為  
詩又無愧焉黃視此近硬僻陸則近浮囂竝如有遜色陸  
力能展拓曾顧不能如其清其人然焉爾果能如其清則  
必不為韓侂胄作南園記後之讀二家詩者當以此觀之

浪華有謀梓茶山集者以世方喜宋詩最喜陸陸淵源於  
此爾余因其請序言茶山非苟同狗物者欲學其詩當先  
學其人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新刻林和靖詩集序

坡翁題林和靖詩卷言詩如東坡不言寒書似留臺較少  
肉書姑置焉其評詩可謂篤論也余嘗謂北宋人詩有魄  
力氣味勝中勉唐人者蓋興代與衰季氣運使然和靖山  
林人本不欲以文詞顯鳥啼蟲吟聊以自娛固異撰於歐  
蘇諸鉅公然不至如東坡之寒者亦在宋運鬱勃中而不  
自知也使其生南渡以後則亦虛谷蒙齋一派矣雖然寒  
與不寒在於人非專由氣運也東坡云出門輒有礙誰言  
天地闊其得一策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  
花器量褊淺如此詩之寒坐此焉爾和靖臨終猶喜家無



封禪書其遯世無悶外枯內腴曷怪出語之不寒哉昭代  
之運不減北宋而作詩者每病脆薄寒酸豈其人皆東塾  
之屬而乏西湖之流邪客謂余曰西湖處士乃有梅花三  
百本之產今日詩人寧有之乎是詩所以不免於寒爾余  
笑曰子亦東塾之屬歟設使今世有和靖其人則餐秋菊  
飲寒泉亦可以發擊壤之詠何至為彼寒乞聲哉備前山  
內白夢家藏和靖集府學舊有一本遂校正鼎鐫索余作  
序書此語返之白夢家又有俸祿非吾儕比其詩才藻贍  
敏固無患於寒此舉蓋欲鑿世詩之病也

孫子管闕序

漢言兵者五十三家可謂夥矣及至後世又紛紛雜出而  
定其論以立於武學者唯七書然韜略已屬偽撰真者獨  
孫吳尉繚如李靖問對重說孫吳者總之不如十三篇之  
平實明切而其味無窮其機不測譬猶儒家之有論語道  
家之有老子佛家之有遺教經而醫家之有張氏古今注  
疏甲是乙非其能得古人心不可必也可必者各有得  
於己之心而已苟有得於己之心隨其淺深皆可施於用  
儒之從政醫之治疾皆然况兵萬眾死生存亡之所係非  
得於心而決於事饒使能不謬古人之旨抑何益哉廣瀨

藩森山君少講兵學，至老不倦，嘗取此書推究諸注，雜以其師說，名曰管闕，蓋亦自謙以爲有得於己，而不盡觀其全也。君謬聞余雖書生，頗知兵也，遠寄示求序，吾聞君嘗學武田家言矣。信玄氏有旗書孫子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其將馬場信房嘗從容進問曰：風者，倏起倏止者也；苟止焉，君將何爲？信玄曰：止焉則吾以麾下承之，夫信玄未必得孫子立言之心也。然有得於信玄之心者，施之實用而有餘，可知也。今君之解亦如此歟。夫甲斐君臣生長戰國，侵取尺寸爲務，其日講究兵機，不足怪也。如君享祿於太平無事之日，不謀娛目前而警戒無虞如此，此世俗之所

笑以爲迂，而余所深嘉也。所以不辭而書。

山陽先生遺稿卷九

續八大家讀本序

余嘗私修國史，至豐臣氏事，蓋有投筆而歎者。豐臣公之出師海外也，或說宜以能漢文者從。公笑曰：惡用漢文爲？吾直將使彼用我文耳。嗚呼！此言也，可以警文士之陋矣。今季德此編，亦得非豐公所笑耶？且季德仕係武籍，不以長槍大劍効力國家，而顧費精於此區區者，何乎？夫我自<sub>二</sub>有文<sub>一</sub>，無須於彼，猶我自<sub>二</sub>有穀帛<sub>一</sub>，無須於彼，須於彼者，止於藥物，其它襍貨，有無益，無無損，至如書籍，纍纍而來，布滿海內者，亦舍經史，槩屬無益之尤者，爲文章家言，則沈氏八家之選，既已無用於我，而又在我附益之乎？吾反復考

之而後知其有不然也。季德生際右文之世，固將隨時淬厲自圖報効，奚擇於文武？且文武之相須久矣，假使豐公之時得武弁解文如季德者，充其採用，言聽謀從，則必不與此黷武之師，卽興亦能得彼之要領，而施我機空，不至如當日之失乎？肩縶禍結不解，必也。夫我非無文也，而終不及彼，資於彼用於我，何爲不可？苟以我所自有爲足乎，雖所謂藥物，不必須彼之參芪硝黃，參耆硝黃之必須於彼，可以知文亦必須於彼也。要以其辨是非，別利害，言之簡明，傳之不謬者，漢文之用，寧可廢哉？夫文莫善於漢，漢人善用之，而八家其最善者也。譬之金鐵刀劍，彼同有之，

而不及我之利用之，亦不及我之妙，而我擊刺趨捷，人人皆然，然必有專門傳法焉者。彼其辨是非，別利害，歷代所記載，皆有可觀，而必以八家爲法，亦猶此爾。蓋選於八家者，沈氏最晚，出稱精當。季德又折衷宋元明清諸選，以補其不足，合此二者，而後其法大備。猶學劍者，歷試各家，考較衆論，斷長補短，定爲一譜，就焉而熟習，其於防己制敵，不復他求也。抑其起伏開闔，頓挫撇脫諸法，文與劍同，劍有此法，而期於防己制敵而已；文有此法，而期於辨是非，別利害而已。拘乎其法，而失其所以爲法，則季德之舉，終爲無用矣。故余於其索序，言之以警讀者，勿使後之英雄

如豐公其人者唾棄此書也

既味善而西向乎其故而失其用也夫其用也者新與舊也其非  
亦此也而陳其於古備矯而古文亦其也而陳其於其非  
不野則亦也其法則開國則封疆則善其文與險同險  
難兼能備是前就其氣一發其意而陳其於其非  
其本只合此二條而對其於大辭辭學喻善聖始合其  
昔其力最勉出辭辭當李辭又其東宋元即辭辭聖以  
其難言言下賤而必以八家為其有辭此辭也其於八  
言然然必言事則辭則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  
而不其於其辭則其辭之亦不其於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

拙堂文話序

余嘗謂國朝文運兩開每開輒有或敗之寧樂平安之盛  
文在公卿而敗於唐初駢體骯骯不振至今江門之致治  
文在士庶而敗於明清閒俗流之文非剽襲則鄙俚雖有  
名儒大家或所習不專專者乃不免浸染焉是無佗不詳  
其源流與體裁驟喜於新艷擇而取其每下者是以瞶瞶  
如此拙堂此著有見於此歟拙堂喜作文年力方壯敘事  
論事皆能行其胸臆而合於古格法吾嘗評之謂清雄奔  
放作我輩語者近寄所著曰文話者示我序之有客見而  
問曰詩之有話久矣文亦須於話歟余曰然詩句有度字

有儼填而屬之。雖其體古者，稍肆云爾，則其法不必待言而可見。文則不然。若彼駢體與俗流，或有類詩者，非我所謂文。我所謂文，奔馳錯落，自行胸臆，如拙堂所爲者耳。故詩如習禮文，如講兵習禮者，綿繇占位，鵠立鵠列，進退翼如，如此而已。至於兵，其陣隅落句連，曲折相當，及戰奇正相生，如環無端，紛紜渾沌，鬪亂而不可亂，夫不可亂者，非人人所能見，必待指而論之。知兵之不可論，則知文之不可不詰矣。曰：古有讀父書善談兵而敗者，詰文得毋類此乎？曰：彼不知兵之難而易言之，是未能用兵而徒談兵者也。能用又能談，使不能用者亦辨其長短得失所在，拙

堂之文詰是已。昔有老邊將，折徒談者曰：諸人以舌擊賊，吾獨以手擊賊。余雖駑拙於此事，亦頗所更歷，故知拙堂非徒騰之口舌而已也。旣以荅於客，併書返之。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如亭遺稿序

如亭山人死，美濃梁伯兔輯其遺詩，以續前編。前編半係其在東時詩，而此則全然出關後作矣。以余與山人周旋京畿日久也，來質徵序焉。余諾而未果也。昨得江戶河孔陽書，寄乃翁集刻新成者，閱之多與山人唱和者。山人與河翁及窪天民池無絃，所謂同功一體人。山人死先河翁，而其集未出，豈以其客死無後耶？是吾輩罪也。乃取遺稿挑燈讀之，山人聲容躍躍欲出，因憶八年前河翁歸自長碕，余邂逅之，備後翁問余如山人何在，余悉說其飄泊屢空狀，翁愴然有招之東歸之意，已而山人入江戶，復不安。

於東歷越信而再入平安卸擔東郊一廢寺余得報時大雪與其畫友紀伯舉蹋屐往訪折竹遮路纔而入掬雪煮茶歡如平生山人行李蕭然曰吾以窮臘經萬山中而來囊橐一空將更適備中就所知既歸可以與諸君共遊已其歲余亦西遊肥薩經二年而歸則山人死矣伯舉說其臨終困蹙尤甚鬻其筆研書帙纔能葬之嗚呼使山人少折節飾行則安座軟輿美衣食好妻妾其所嗜好無不可致何必至蹙蹙霜雪賣字爲活窮死客土哉雖然其所以爲山人也夫河翁諸人皆據上游交通王侯聲華意氣足傾一時而山人以一落魄羈人與之齊名可以見其

才氣矣明謝茂秦以山人馳騁諸名士間而不爲李于鱗所容至與絕交河翁憐才非于鱗比而山人之才雖謂茂秦亞可也然茂秦遭遇趙王又得其姬人以娛老山人之福比茂秦更薄亦可哀矣山人弃官削髮隻影千里如雲水僧而服必時樣風流自喜如游冶少年喜罵座食時新不論錢如俠客而飲不任蕉葉几研整齊性短視錄詩必用小楷如謹敕書生故集中所載意態各備皆非虛構山人於詩論法極密自稱下字不苟然其中自有一種疎放俊逸之氣如其爲人是乃其佳處爲餘子之或不及者而山人蓋不自知也其書字秀媚罕匹溢爲墨戲亦有可觀



是又餘子所無而為詩名掩人不甚稱余為一拈出之非  
余誰言之者雖然使山人聞之地下恐將罵曰咄田舍兒  
敢為饒舌也

山陽先生遺稿卷九  
長藩與我藝鄰而仕焉者不私相往來長大藩也其士大  
夫東役江戶者過藝城下絡繹不斷其槍戟注白旄片為  
號毳毳然余每觀乃知其為長藩人也而無一識面者焉  
及游寓平安<sub>中</sub>做居鴨河藩邸在河側者二其一內藤翁士  
謙監焉士謙嗜詩時迎余邸舍對酌聯吟相視莫厭嚮相  
望咫尺不遇者乃萍合雲聚千里外文章有神交有道豈  
不信哉近者士謙持其官暇漫吟者相示自其東役及來  
此官遊所經觸感而發慕君思親語語皆實而渾雅精緻  
不流儂薄有都下以詩名家者所不及足以觀其國文教

官暇漫吟序

長藩與我藝鄰而仕焉者不私相往來長大藩也其士大  
夫東役江戶者過藝城下絡繹不斷其槍戟注白旄片為  
號毳毳然余每觀乃知其為長藩人也而無一識面者焉  
及游寓平安<sub>中</sub>做居鴨河藩邸在河側者二其一內藤翁士  
謙監焉士謙嗜詩時迎余邸舍對酌聯吟相視莫厭嚮相  
望咫尺不遇者乃萍合雲聚千里外文章有神交有道豈  
不信哉近者士謙持其官暇漫吟者相示自其東役及來  
此官遊所經觸感而發慕君思親語語皆實而渾雅精緻  
不流儂薄有都下以詩名家者所不及足以觀其國文教

有素也。抑洞春公興國實自我藝，余少小習識其霸迹矣。而士謙亦家世貫藝，則其與余交非無宿因也。聞其先世自公之時，每為摯御，尼子氏之就擒也，實受託監護，為其所親信，可知也。使士謙生當其時，今日所以操觚者，將執戈持戟之不暇，安能與吾輩相對終日為咿嘵聲哉？官而有湯吟之暇，亦太平之澤也。雖然，吾嘗竊得誦洞春公之國詩，雖鞍馬倥偬之際，猶有工妙之詠，文教之源已見於此。夫五字七字與三十一言何辨，則士謙今日詩之渾雅精緻，亦不足言已於其請序，題此返之。

梁星西征詩序

鎮西之山遠而望之，數點如在天外，而往而就焉，則隔絕之者，亦馬關一衣帶水而已。嗚呼！是即可以喻伯兔詩矣。伯兔詩神遠韻高，迥別凡境，而言入人所意，非必遠於人所爭在尺寸間，人自不能學耳。然非用功專，得力淡，不能造焉而久焉。吾觀海內以詩自名者多矣，或儼然自喜，面目鄙近，否則粗險硬率，不足入人心脾，能除此二病者，獨伯兔。伯兔清羸嗜詩如命，其婦亦解吟，夫妻相攜，囊書橐筆，徧遊西南山水，適意輒留，滯獲古人一集可意者，輒枕藉之，婦報餐添衣，不顧及其自為，諳古之步趨，會以已神。

理、咿嘷終夕、不輒下筆、雖險題難韻、出以平穩、愈鍊愈平、期於雋永、非淺躁噉名者所能辨、所以能異時調也、伯兔少與關左名彥周旋、又歷抵西州諸耆宿、終至與清客相唱和、其眼閱心試者幾人、顧以余爲可相質證者也、近收拾西遊所作、請評而序之、余篝燈夜讀、每逢會心、戛筆稱妙、妻兒睡者皆起、蓋余所欲言而未言者、伯兔盡之矣、余亦曾西經豐筑、涉二肥薩隅、觀諸奇秀境、比伯兔較闊且多、然念親思家、多所牽掣、不能悉領其勝、視之伯兔、挈家而行、徜徉畱止者、有閒矣、猶余之攻詩、不如伯兔之專且深、久也、特愈夫足未踰赤馬關者耳、所以伯兔請而余不

拒焉、

山陽遺稿卷之九 畢

山陽遺稿卷之十

賴襄 子成著

續米菴墨談序

嗚呼、墨豈易談哉、米菴之談乎墨、何其津津也、夫古今唯此墨也、其濡諸筆而落諸紙也、人人皆然而能焉者、履履屈指、何哉、蓋用墨有法、而法不縛墨、盡筆之力、透紙之背、而不詭於古、是之為能耳、方頡之視乎鳥迹、未有墨也、六籍皆竹簡漆書、亦未有墨也、有墨而還、能否形焉、李之篆、蔡之隸、張之草、鍾王褚顏之楷、與行狎、然後墨之態、極矣、

至於蘇米專以墨成字山谷謂東坡用墨太豐不其然乎  
趙與董則自謂復古墨法而墨之嬌媚滋甚總之皆能焉  
者也能者之難邁如此其墨不可常觀於是刻之石而搨  
之則黑白易位後之學者安從而索其墨哉明清人之筆  
未必盡能也而其墨爲可觀矣凡此墨之過海而東有佳  
有惡有真有贗有可法有不足取墨豈易談哉是米庵所  
以搜羅拮据一再而不已也歟而旁及几研瓶滴亦墨之  
浸淫者焉爾夫米庵之墨已揮之腕矣而又騰之口兩相  
證左縱橫淋漓乃能不負於此墨不然則長睿彥遠之輩  
喋喋者何限槩口有墨而腕無墨將焉用之余是以推服

米庵也而米庵寄紙使余一言焉余口與腕皆無墨者捫  
腹索之不得一點安能塞其意雖然於歷代能者之跡頗  
嘗覽觀是其眼則猶有墨也於是乎言時文政丁亥仲冬  
十四日寒甚墨凍呵而纔書

十四日疾甚墨刻而錄書  
昔人稱陶靖節荆軻詩義概畢露知古隱者皆有氣性人  
余謂陶集多詠史者不獨此詩蓋其人實故讀書作詩皆  
於實處注心毋論平生所吟咏每敘日用常行余所最欽  
者其躬耕詩謂人世衣食不可不營與佗詩人喜為放曠  
語而頑鄙無恥者大異亦可見其實矣所以能於六朝金  
粉外別開一門後之人無其性情而襲其面目雖五言爾  
雅輒託於桑麻田園而相去日遠矣如吾小野泉藏則不  
然泉藏備中長尾村人雖家匪貧而勤於治生務睦親族  
所居背秦水一派臨流築室多貯書暇則讀焉飲酒作詩

招月亭詩集序

昔人稱陶靖節荆軻詩義概畢露知古隱者皆有氣性人  
余謂陶集多詠史者不獨此詩蓋其人實故讀書作詩皆  
於實處注心毋論平生所吟咏每敘日用常行余所最欽  
者其躬耕詩謂人世衣食不可不營與佗詩人喜為放曠  
語而頑鄙無恥者大異亦可見其實矣所以能於六朝金  
粉外別開一門後之人無其性情而襲其面目雖五言爾  
雅輒託於桑麻田園而相去日遠矣如吾小野泉藏則不  
然泉藏備中長尾村人雖家匪貧而勤於治生務睦親族  
所居背秦水一派臨流築室多貯書暇則讀焉飲酒作詩

然未嘗以誦吟廢事。詩皆家人婦子鄰里鄉黨閒事。不事虛構。咀嚼有味。而詠史者十三四焉。時有卓見。蓋所讀書最好。史其姪伯本亦同好對門。居常同醉同吟也。余每省鄉輒主其家。契合最淡。爲人氣貌不揚。低眉曲拳。及酒酣耳熱。談古今英雄忠孝節義事。議論奮發。聲可撼壁。而時以詩言之。今人捨命作詩者。嘲哂風月。鏤刻花木。蟲魚重疊。無益唱酬。一有涉倫理治亂。則視爲非詩。其人與學皆不實。無怪其詩如此。己泉藏盡反之。雖非業詩者。其詩可以風世矣。余故勸整理其集。而行於世。泉藏學師西山拙齋先生。而詩學於管茶山翁。又問及於余。今兩翁皆逝矣。

余不可不以序之。賴襄曰。泉藏詩陶之流亞也。無意學焉。而合焉者。非謂其詩也。謂其學也。非謂其學也。謂其人也。

宋執祖因古鏡背有與當時紀年同者訪之竇儀知爲偽蜀之號然後歎宰相宜用讀書人蓋雖一細事可知淹通之有益也是羽倉君所以有紀元略之著歟其書不獨詳和漢帝王之年卽紫色蠅聲及夫黃屋左纛自娛者莫不罔羅編列非博洽五車不能約成此一冊也余閱而有感焉我與彼號同而治異者可指數已如貞觀建武我有愧於彼者也如大同天曆彼愧於我者也天平寶字之與天冊萬載則治與號彼我竝相似者也至元和之混一正德之雍熙勝唐憲明武數等而越王黎寧亦用元和之號是

紀元略序

宋執祖因古鏡背有與當時紀年同者訪之竇儀知爲偽蜀之號然後歎宰相宜用讀書人蓋雖一細事可知淹通之有益也是羽倉君所以有紀元略之著歟其書不獨詳和漢帝王之年卽紫色蠅聲及夫黃屋左纛自娛者莫不罔羅編列非博洽五車不能約成此一冊也余閱而有感焉我與彼號同而治異者可指數已如貞觀建武我有愧於彼者也如大同天曆彼愧於我者也天平寶字之與天冊萬載則治與號彼我竝相似者也至元和之混一正德之雍熙勝唐憲明武數等而越王黎寧亦用元和之號是



爲可笑者也。凡此類足以按得失而助考據，而每號注其  
年長短，使人得以考其治之洽否。而如菊池氏奉元中至  
十年，鄭氏遵永治至三十年，又可以發人忠孝之心，其用  
意勤矣。君雖不能宰天下，亦宰一邑，而其人如此，可謂稱  
宜矣。出其讀書之餘，以益於他人之讀書者，余焉得不序  
而博其傳哉。

新刊容齋隨筆序

洪景盧以忠臣之子，守清要之職，才學兼茂，雖不及慶曆  
元祐諸公，而不愧爲南渡以後名士大夫。其學之博洽，見  
於隨筆五編，資後人聞見不鮮。云余嘗謂自理學興，士無  
膚淺之弊，然久而成窳，白千言萬語，盡赴其中。宋元人槩  
然，自考證之學興，言有憑據，然儒者之業，如稽帳簿，爭較  
毫釐，以取勝，明清人槩然，說郭本出人人之寤言，空無二  
者之弊，而如羅大經之流，動墮理語，如楊慎之類，徒務辨  
證，能脫然於二者之外，自益益於人，且宏富，取之不竭者，  
唯景盧及沈括、王懋、顧炎武、王士禛等所筆，指不多屈焉。

而此書最先出，不可不先讀者。丹波淡海伯龜新刊其初編，以行于今。二筆以下，當陸續上梓，來索序於余。余後學無事，贅贊前賢也。獨嘉伯龜能捐貲於此，有益之書，序以獎之。抑余有所欲語讀者，凡所貴於讀書，以其以一貫彼萬，神而明之，以爲已用，譬若蜂造蜜，含而化之，不然而欲一一而記之，不舍卷茫然者，幾希矣。景盧嘗在翰林，一夕草二十餘制，意自多也。署中老吏有及仕元祐朝者，因問之曰：吾何如？蘇學士吏對曰：不是過也。但彼不檢書耳。景盧後數舉以語人曰：爾時覺容身無地，夫以景盧之學之才，而自知不足，所以爲景盧已。後之讀此書者，旣因其

博洽，以資我聞見，又進而知聞見之不可專恃，則善學景盧者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高江邨集鈔序

余初讀高士奇江邨消夏錄，意士奇遭遇康熙，縱觀祕府圖書，蓋善於賞鑒者。今得其集，乃知其善詩，詩多應制，其涉書法、畫理者，矜慎清貴，最中窅，非他人漫然副題者。比閒波及古器物者，亦然，皆可喜也。己而閱其扈從戎馬射獵之什，成於親踐，亦非如它人想像擬作，則又可喜矣。及觀其退居江邨，曲寫田園之樂，與家人婦子之情，則又大可喜矣。夫臺閣與山林，不可并者也；寶繪清閤與邊塞風沙，亦不可并者也。彼長則此短，自古為然。此集乃盡并而備之，雖隨其所歷，抑亦可謂奇已。夫與士奇同時以詩

名家者莫若王士禛朱彝尊王蜀中諸詩刻畫老杜士奇之寫塞外山川莽蒼雄傑似不多讓朱之詠古跡長律富麗森嚴云爾士奇之過趙普故里藏偶儷於流動使人不覺其排亦有過無不及他多類此者後士奇而名焉者查慎行更後焉者趙翼皆有從軍律詩視之士奇之渾老則少遜矣且士奇題是地輒覈其廢置攻守皆鑿然猶其於書畫也此亦諸家所乏然諸家各張壇站噪名一時後人從而嗟歎之而士奇寵畜禁林寡交不近名所以世不甚傳傳亦以臺閣槩視之未嘗細論爾余故鈔而玩之以示於彥根小野田舜卿舜卿亦喜之捐貲刊焉使余序其由

抑余與舜卿之所喜不獨其詩也夫士奇早達不由人薦引出入密勿前後十五六年既罷復起雖謗讒交攻終得別白說部或有載謗為實者而康熙實錄可考焉要之其人必有足以結知於英主外人不及知者猶馬周褚遂良之於唐太宗唱和詩詞鑒別圖書特餘事耳然因其詩以按其履歷推其為人之可知者雖在館閣常思抽身雖在江湖不忘報恩不以閨閣之戚墮金革之志不以簪紱之榮換菽水之歡其出處進退無愧為全人矣是其詩之所以能備諸體也其詩之所以老而無衰也而其所以不以詩名家也不然吾與舜卿平昔所相勗何事而拮据於此



次促使評隲辭不敢曰然則吾商子詩亦應辭也余不得已細論相質及二編刻成亦併其評但所選不盡如前役耳其後寄稿如初以至沒年不絕及病中所偶作猶倩人錄送余見其格律嚴整無衰憊態意其不足慮已而聞其危篤星馳往視則無及矣檢病褥間得前所示原稿其對聯蓋手自竄改數四而成者字如蠅脰愈改愈勁挺乃先沒兩句而已近門人盡刊遺稿如其評皆係沒前所往復併刻之亦翁志云而問序於余嗚呼吾先友海內數公既漸凋落獨有翁在猶碩菓之不食而今復如此吾將誰望哉且余病羸坎軻出處兩艱因翁之憐才周旋爲拔其抑

塞乃得優游放浪以至今日恩誼深重未之能報也閒作行狀詳敘其平生如其詩世自有定論又備於評中矣今此特言其作之不苟又虛心求益前輩所爲有世不及知者而余之以後生輕揚矜長者居之不疑非得已也若曰翁終身刻意以詩名家則烏乎然

餘皆未暇書以爲公家限高平祭  
而余之以於此際終非身香氣之不與非與已也  
而於此之際又盡心求益前輩所爲於此之際  
而於此之際又盡心求益前輩所爲於此之際  
而於此之際又盡心求益前輩所爲於此之際  
而於此之際又盡心求益前輩所爲於此之際  
而於此之際又盡心求益前輩所爲於此之際  
而於此之際又盡心求益前輩所爲於此之際  
而於此之際又盡心求益前輩所爲於此之際

雜著

祭樂翁公文

歲在庚寅夏五月十有八日爲故少將樂翁公周忌之辰  
布衣賴襄私用宋民祭司馬溫公之例焚香遙拜不敢用  
清酌庶羞之奠而用文祭之曰人有貴賤之相懸如天地  
之隔而知遇之無閒出意念之外者況昔之所目仰而今  
之神契焉昔在吾童穉天明之季寬政之始聞信岳之發  
火灰被七道之二閭里之氓号饑待斃起爲盜賊蟻聚蜂  
萃三都之市白晝閉肆官吏來捕罵詈不忌曰欲啖汝肉  
寧汝之畏有大於汝來與吾對吾雖童心恟惧不寐况天

下之心、如以敗船坐海、洪波逆風、不知所底、已而聞有越公者出、躬宗親之懿、任付託之密、宣其賞罰、變凶爲吉、每一令發、人之望之、如出暗夜、而覩日月也、其聽之也、如將潰之卒、得良將而聞其呵喝也、其或畏忌而謗訕之也、如狡奴黠僕之不便家宰之聰察也、七年之中、百弊盡撥、乞骸骨於方壯之年、而舍權勢於得意之日、消經世濟民之精於集古玩物之末、濟我君事、願息吾肩、政如畫一、吾建吾觀、才如茅茹、代吾輔君、以身繫安危、三十有九年、老而今終於公就安、而天下之所爲患也、而吾鮪生、何與已關、抑自幼及強、聞公立海內、望公如在天際、忽徵潛夫之一

書、蓋去今之四歲、懼其媿瀆、乃辱嘉誨、汝之紀事、適繁簡、論事見兆會、後之論者云何、吾知其大矣、一言之重於九鼎、足以取信於百世、自顧孤寒、舉世所背、而何以獨得公之愛乎、抱感激之異衆、而悼報答之無期、爰遇忌辰、聊盡吾私、嗚呼哀哉、而不敢望其饗。



此篇文字極其簡潔，然其意深遠。其言狗之性，不徒家宰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德，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知，不徒知主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忠，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義，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勇，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信，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仁，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智，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德，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忠，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義，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勇，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信，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仁，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其言狗之智，不徒守門之畜，亦天下之畜也。

狗說

狗之為畜，善記其主。主之畜之，食不必梁肉，衣不必文綉。時投與骨，置之門墻之外，使守夜而已。而主來自外，則搖尾迎之。雖昏黑未嘗失也。他人或牽而去，遠數十里，啗以美肉，而狗悲號躑躅，不自安焉。自求其道而歸，望其舊主之門，則喜躍而入。嗚呼！人之不知義者，謂之狗彘，以相罵辱也。彼朝飽新田氏之祿，而暮候足利氏之幕者，使狗聞知之，有食其餘邪？或者較其主之恩曰：彼衆人遇我，此國士遇我，我報各視之爾。然如狗則未嘗曰：彼衆狗遇我，此國狗遇我也。

圖以懸於也  
士疑其外時各題之爾然味此似未嘗曰然亦  
味之百食其飽林君昔嫌其主之恩曰斯東人  
尋出此牌於陳曰力之難而暮刻且味丹之暮  
三門以專取而人郭知人之不味是亦隨之所  
其肉而味悲意難測不自安其自來其戲而視  
其與骨置之門餘之於外而而主來自於其  
所之為畜善其主主之畜之食不心粟肉亦不  
味始

捕雀說

雀小黠善畏望食而不敢下鴉多智善就利避害鴉之所  
在雀則下之故捕雀者以鴉為招繫鴉之足環散粟而隱  
網其傍鴉俯啄粟也群雀望視之噴喏然蓋相告曰彼在  
焉我可以往也連翼而下百啄喧爭而網已掩之矣嗚呼  
彼自謂智且巧莫或敢侮予而為食繫其手足貪戀不能  
自脫而視之者不以為可憫而以為可與歸胥溺於禍機  
而兩不悟也可不哀哉



不吠亦不吠以類之至，其良為。舉去，及其嘗察之不吠也。  
薄之，然則也。高，爾直者，其味高力之。然則也。而責，爾高力。  
固，則則也。其良之重，不。然則也。其良之重，不。然則也。其良之重，不。  
其良之重，不。然則也。其良之重，不。然則也。其良之重，不。然則也。其良之重，不。

貓狗

貓狗說

貓捕鼠于內，狗警盜于外，各有其職，以事主者也。然諺曰：畜貓三歲，三日忘惠；畜狗三日，三歲不失，而人常愛貓而疎狗，何哉？以其形體，則狗之粗，不若貓之膩也；以其聲音，則狗之厲，不若貓之嬌也；以其性情，則狗之剛決，不若貓之善柔便辟也。是以貓之於主人，不離其左右，出入其閨闈，食有魚，寢有褥，而狗則寢於土，而食於餒，終歲不得望見主人之面，認盜而吠，無賞，縱鼠而不捕，無罰，可悲也夫。



之謂儒已而今或以為席上之珍以玩物視之而儒亦以  
玩物自視其名曰儒儒邪俳優邪徒藻繪其外而驗其中  
之通且明不如悃悞之俗士是華蠟燭耳然彼燭也特曰  
其華之無益於明云爾非不可燭也則是不足以比焉邪  
添川仲穎會津產也質厚好學善文而不銜於人吾知其  
為燭不為華蠟燭也於其歸言此以勉之不則矣公為歎  
而賦以勸其華者夫歎以用然其不則矣公為歎  
且曰余雖野人其入於教之非以服也明置之勤以則歎  
會新五歎歎其華者華歎歎其香華歎歎其辭歎歎其  
歎歎歎

羽二重說壽猪飼翁

京之帛曰羽二重者最貴蓋以其精且緻舉而眡之如重  
鳥羽二也夫重鳥羽二似薄也卷而約之可握也而鍼難  
入也線難勝也其色純摸之無類衣之無斷而摺而疊之  
痕不移也非如錦之彩可悅也非如綺與縠之歲新其文  
而可狎服也而用之朝會用之享覲非此莫以成禮自王  
侯公卿皆服焉而造醬若醢者求其精必以此漉焉其品  
貴且中用如此而唯京產焉吾嘗觀志京師人物物產者  
題曰京羽二重蓋取意於此云余因此思京師人物美矣  
盛矣有如錦者矣有如綺與縠者矣而至嫵此帛而無愧

者誰乎以吾所聞則其猪飼翁乎翁之學精而約瑩而無瑕不驚其辯而鑽之彌堅不炫其文以悅人目而足以厭其心其行厚其節有常人不敢狎而亦不能舍而佗求其猶羽二重歟瀾而雪之不存渣與滓其猶其澆物歟京不可無此人也獨惜其未爲王公用耳而已老矣今七十矣吾作此說壽之夫羽二重之精者服之無斃亦不比他帛之易敗而王公一穿之輒斥之以更新者未究其用也則未盡其壽也不爲其用又不遭其斥而自保此壽所以可賀或曰翁非產於京者饒使翁非產於京而成學於京猶羽二重之取絲於東而製諸京也吾鄙人也學於鄙而居孰取也吾併以質之

延岡牧文吉學文於余頗有才而慤如有深念者蓋其本  
姓白石氏家世業醫祿於國大母牧氏絕乃父以父遺囑  
出次子爲之後小字文吉而請余定名字余曰父之所命  
不可不存夫文者人之可貴者也而有以吉焉有以凶焉  
記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文欲其著耳烏乎惡乎文  
之著凶之道也故晦之之爲貴在易明夷衷離而襲坤其  
象曰利艱貞夫子贊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晦其明也內  
難而能正其志吾將名汝曰晦自古有文無行剛傲忤物  
以賈凶者多矣如禰衡謝靈運王勃之徒皆是是非古所

牧晦文吉名字說

延岡牧文吉學文於余頗有才而慤如有深念者蓋其本  
姓白石氏家世業醫祿於國大母牧氏絕乃父以父遺囑  
出次子爲之後小字文吉而請余定名字余曰父之所命  
不可不存夫文者人之可貴者也而有以吉焉有以凶焉  
記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文欲其著耳烏乎惡乎文  
之著凶之道也故晦之之爲貴在易明夷衷離而襲坤其  
象曰利艱貞夫子贊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晦其明也內  
難而能正其志吾將名汝曰晦自古有文無行剛傲忤物  
以賈凶者多矣如禰衡謝靈運王勃之徒皆是是非古所



謂文也、藝也、以藝言、方技亦文耳、如秦越人華佗、以其文之太著、以凶其身、皆不知晦其明也、孫思邈有言曰、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夫圓且大者、陽也、文也、小且方者、陰也、晦之也、使裒文而不晦之、處易猶不可、况處艱乎、故不可不晦、晦也、汝以其一身、成其父祖之志、與其戚之衰、可謂艱矣、艱而貞、柔順以晦之、可以利濟汝事、汝學文於余、余不憂汝之不文、願汝之有以副乃父之望也、故名汝曰晦、晦者、文所以吉也、

中川祿郎名字說

中川祿郎名字說

江薩摩村有中川生、生之在母腹也、其大父指於腹曰、是必男也、吾名之曰祿、既生、果男矣、呼小字祿郎、及壯、數更其名字、無適定也、謁余定之、余曰、不有定之於未生者乎、而誰敢閒焉、古諺曰、天不生無食之民、民之受生於天、天輒與之祿、士庶人有士庶人之祿、公侯大夫有公侯大夫之祿、自儋石以至十萬百萬之封、而極於全、有海宇、皆天定之也、不可加損尺寸、故曰天祿、不知祿之由於天也、而營營然務增益之、蹙其髓、竭其神、甚則相奪以術、以危其身、與家國、而終於無益者、皆是、自天視之、笑其愚久矣、而

天下不悟也特束於法而止耳不悟者極矣而法不足以束之矣則天下亂於是人之雄且傑者爭起河其血山其骸攘其寸取其尺而胥以斃者十每七八非天錫之勇智天之大祿不可倖而有亦可以見也故自有天下以至經一國理一家餽一人之口各修其道以保其天祿而天下治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周孔之教及我先哲王歷代英主之所訓不出於此學學此而已禮樂文此而已而子之祖以此名子於未生未生也而命以祿非以訓祿之素定焉耶名之定猶祿之定也名定矣而更求之猶祿定而務益之也不可子之祖修其道以貽子之祿子又修子之道

以貽子之子孫之祿祿豈有既哉祿郎悅請書其言其鄉空麥麥吾所嗜因欲以麥為謝余咲曰昔陳壽索米於丁虞之子曰當為乃翁立佳傳而不與焉壽無其祿也吾不求而得子之麥吾有其祿也天也烏乎不受受而書此

跋世張夢卷

一部廿二史孰非夢者而世張必以半宵枕上所見爲夢作詩作画以紀之未爲巨眼也夢中有人喫炒豆而談吾聞徠翁雅言天下愉快事莫若喫炒豆罵古人翁聲華意氣籠罩一世而自今觀之不異夢中語彼一夢也此一夢也己丑念九日識于石街瞰江亭酒間

書子常詩卷

子常爲僕族第乃父下帷授徒於鄉而渠乃跣跑不羈不月屈首受書獨癖好篆雕持此汗漫不歸己而從僕于此與僕同輩行特以年齒相懸事僕甚謹僕不必強之咿唔徐導其竅而納其約乃自折節讀書始大愧悔自謂不學辱宗且弄鐵所潤業賤不敢稱賴氏權稱外家姓而在僕塾二年矢口爲詩涉筆作文雖時有蹠駁要之才性快利皆有可觀因命略整頓數十首乞政於同社諸君諸君願斧削鼓舞之庶幾終於我家添一讀書種子而僕亦不負乃父也如其鐵筆則與僕所業同一雕蟲餽口耳古人慎

一介取予苟取可取自食其力賣卜補鍋亦足高視一世不可取而取則騎大馬擁鎗戟揚揚歸鄉有識亦唾不顧也諸君以為如何

此詩之筆力口氣與前卷詩文筆氣相類不類辭賦之辭賦也余謂此詩之筆力口氣與前卷詩文筆氣相類不類辭賦之辭賦也

跋獨立真蹟卷

獨立禪師真蹟卷淡州福良浦慈眼寺所藏也余初以獨立為善書而已閱書畫譜曰戴笠曼公者乃其未削髮時姓名也然猶以書家遇之及觀此卷不覺正襟起敬嗚呼曼公烈丈夫豈可徒書家目之哉彼視九州腥羶不能一日居蹋海而來遁逃方外其自號天閒獨立蓋表志焉耳此詩依秋興韻以寄孤憤者忠慨義氣溢詞翰間余視明季士大夫自負材藝而醜顏立虜朝名位烜赫者比比恨不使一目此詩當神沮魄褫矣相傳曼公善醫最長痘科昔人以子璋血鬪體句足驅瘡鬼余謂此詩亦可驅痘鬼





氏之書當時鞍馬倥傯乃覃思此等英雄真不可測也又  
菊池武敏自舉功狀請舟田義昌薦書皆忠義之蹟裝潢  
藏家以資敬仰云近有獲西海田原氏家傳文書來示者  
中有足利高氏指揮半紙書報和直義討直冬事書頗軟  
媚可人蓋茲雄書也又有今川了俊感狀亦為半紙語辭  
太倨當時足利功臣凌轢諸族者可想余請得此二者綴  
于卷尾每展視唾罵一番亦足快也

一其九為海田支魯公舉壽百輝及娘歌好斷斷其宗家  
書海田餘餘出又休令川書錄錄

澄泥研銘為木屐子簡

一丸之泥削成蒼玉非封乎關維用磨墨陶民如是範以  
乃德亂代盾鼻草檄討賊

畫像自贊二首

躬偃仰一室而心關百代之失得弗恤已鹽齏而憂人家  
國文章滿腹不濟乎饑曲尺直尋則所不為噫是何物迂  
拙男兒乎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哉

此膝不屈於諸侯聊荅故君之德此眼竭之群籍不虛先  
人之囑此脚侍母輿二躋芳山五蹕大湖十上下漢灣而  
未曾踵朱頓之門此口不能飴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援黔

黎之寒饑也

山陽遺稿卷之十大尾 文



越後國南蒲原郡下田

禮樂舎寄宿生

堀田三郎



